

识

海

不
识
丁

酥
油
饼
◎
著

(中)



识



不

识

于

(中)



林语堂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识汝不识丁：全3册 / 酥油饼著. — 北京：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16.10
ISBN 978-7-5012-5317-3

I. ①识… II. ①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36151号

识汝不识丁 (中)

Shiru Bushiding (Zhong)

作 者 酥油饼

责任编辑 余 岚 刘 喆

责任出版 赵 玥

责任校对 张 琨

出品人/监制 赵 雷

总 策 划 码 码 李姣姣

装帧设计 A s h 西 少

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(100010)

网 址 www.ishizhi.cn

销售电话 010-65265923 010-57735442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印张 880×1230毫米 1/32 8印张

字 数 220千字

版次印次 2016年11月第一版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012-5317-3

定 价 79.00元 (全3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任何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厂调换, 联系电话010-57735449

目
录

第四章	棋逢对手	001
第五章	新仇旧恨	065
第六章	先发制人	131
第七章	对簿公堂	191

第四章
棋逢对手

日头西落，华灯初上。

陶墨带着郝果子穿过重重拱门，终于来到顾小甲所说的正堂。

他们原以为堂上只有他们两人用膳，不想顾射竟也在座。

“请。”顾射淡淡道。陶墨一扫寄人篱下的落寞，欢欢喜喜地落座。

郝果子见顾小甲站在一边伺候着，也站到陶墨的身后。

陶墨眼巴巴地看着顾射，等他问些诸如住得如何，可否习惯之类的客套话，但等了半天却只等到顾射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茄子放进嘴里。

“……”

顾射见他呆呆地看着自己，不由也看了过去。

四目相对。

陶墨的脸“噌”地红起来。

顾射挑眉：“热？”

陶墨道：“还，还好。”他急急忙忙地拿起筷子，连塞了好几筷子的茄子到嘴里。

顾射不再言语。

闷声吃完晚膳，陶墨正想着找个话题，就听顾射道：“会下棋吗？”

陶墨连忙点头。

顾小甲识趣地摆棋盘。

陶墨看郝果子饿着肚子站在一旁，于心不忍道：“你先下去吧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郝果子的肚子就“咕噜噜”一连串响。

顾小甲喷笑出来。顾射道：“你带他下去用膳。”

“是。”顾小甲看着郝果子一脸羞愧的样子，心中大为畅快，欣然从命。

顾小甲与郝果子走后，正堂之中便只剩下顾射与陶墨二人。

陶墨看着顾射近在咫尺的俊容，不免紧张异常，落子也是乱下一通，不过片刻就被顾射杀得落花流水。

看着棋盘上惨不忍睹的局面，顾射不动声色地将棋子丢回棋盒。

像是看出他的不悦，陶墨亡羊补牢道：“可否再下一盘？”

顾射抬眸。陶墨竖着食指，其状可怜。

啪啪啪啪——

顾射拿过陶墨的黑子，擅做主张地帮他下了五子。

陶墨一愣道：“你让我五子半？”

顾射道：“不够？”

“够了。”陶墨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，“应该够了。”

其实他虽然目不识丁，但棋艺却着实不弱。两人下着下着，顾射落子便慢了下来。

这一局他们足足下了一个半时辰，顾小甲和郝果子在门口张望了好几回才结束。顾射赢了，不算贴目的话，只险胜一目。

陶墨羞愧道：“我棋艺不精。”

“明日再下。”

“啊？”陶墨面露喜色。

顾小甲和郝果子见顾射起身，忙进来收拾残局。

顾射突然问道：“你住在何处？”

顾小甲心头一紧。

“留仙居。”陶墨不识字，答的是郝果子。

顾射别有深意地看了顾小甲一眼。

顾小甲顿时觉得背脊一寒，厨房生涯似乎又在向他招手。

陶墨回房，脑海里还不断反复着与顾射下棋的点点滴滴，一时欢喜难抑，一时又懊恼自己学艺不精。如此辗转至半夜，才勉强入睡。

到了清早，不等郝果子叫门，他就自然醒来。想到自己如今身在顾府，不免有几分恍惚如梦之感。

等他推开门，郝果子也已经醒了，正端着水盆给他送热水洗漱。

到底不是自己的地盘，两人都有些拘谨，半晌无话。

东方渐白。陶墨正准备出门去县衙，就看到顾府门房匆匆跑来道：“陶大人，有差役求见。”

他心头一跳，道：“快请进来。”

郝果子在旁嘟囔道：“该不会又有什么案子吧？这才年初，怎么就这么不安生？”

陶墨也是新官上任头一回，不知这样是否正常，只好沉默。

过了会儿，差役进门，说的却是私事：“木师爷说，陶大人的故人来访。”

“故人？”陶墨心头咯噔一下。郝果子眉头立即皱起来。

在这方圆百里之内称得上故人的，怕只有那一位吧？

“还真是阴魂不散！”郝果子嘀咕道。

陶墨道：“好。我这便回县衙。”

郝果子扯住他：“少爷真的要去见？”

陶墨道：“还不知道是哪位故人。”

“这还需要猜？多半是觉得上次害少爷害得不够，这次见少爷当上了县

官，忍不住又想出什么花招来！”

郝果子越想越气愤，若不是那人不在跟前，他指不定就一掌挥过去了。

陶墨叹气道：“那件事也不能全怪他。”

“不怪他怪谁？他摆明是受那……”郝果子见陶墨脸色猛然一白，立刻收口。

陶墨勉强缓了口气，方道：“我们先回县衙吧。”

“……是。”郝果子纵然心情不平，却也不敢再提什么，进屋替陶墨取了官袍，便与他一同前往县衙。

到了县衙门口，便看到不断有短工进进出出，问了才知是木春请来修屋顶的。陶墨想起昨夜与顾射对弈，心中激荡，觉得这屋顶其实也不必修得如此着急。但这个念头始终是脑海一晃。

进了县衙，郝果子一马当先，率先冲进厅堂。

在座的赫然是旖雨。旖雨看到郝果子来势汹汹，先是一惊，随即赔笑道：“果子。”

“少亲热。我当不起。”郝果子冷哼一声。

陶墨随后进屋。

“陶少爷。”站在旖雨身后的蓬香向他行了一礼。

由于喜宴一见，他心中有了底，所以倒也未显惊讶，只是微笑道：“怎么有空来谈阳县？”

旖雨含笑道：“就是过来看看。”

蓬香道：“若是合适，公子想在谈阳县落户。”

“什么？”郝果子勃然变色。

陶墨上前一步，不着痕迹地扯了他一下：“快奉茶。”

郝果子指着茶几上的茶，道：“不是有了。”

陶墨脸微红。

蓬香笑道：“你家大人还没有茶呢。”

郝果子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出门。

陶墨见他们都站着，忙道：“请坐。”

旖雨款款落座。纵然不似当年锦衣玉罗，花团锦簇，但举手投足间的风姿不减反增。陶墨心神恍惚，不由想起当年那段荒唐岁月，一掷千金，挥霍无度，还自以为潇洒。到头来，只是镜花水月梦一场，不但如此，还连累……

旖雨见他脸色越来越难看，连忙出声打断他的思绪道：“你在这里过得可好？”

陶墨怔怔地望着他半晌，才回神道：“托福。”

旖雨侧头，露出颈项美好的曲线，目光低垂，柔声道：“你几时变得如此见外。”

“东家。”木春慢悠悠地走进来。

旖雨抬眸，不动声色地打量他。喜宴上看他抱起陶墨，便可知两人关系不凡，但凭他阅人无数，却看不透这个木春究竟是何来头。说他是文人，也像文人。说他是名门之后，也像名门之后。说他来自江湖，也有几分江湖人的习气。

木春落落大方道：“这两位想必就是东家的故人。”

陶墨一一介绍。

木春道：“两位风尘仆仆赶来不易，不如就在这里小住几日吧。”

旖雨眼睛一亮，不等陶墨开口，便道：“只怕打扰。”

“不打扰。只要两位住得惯就好。”木春见陶墨开口欲言，用手肘轻轻一撞，顿时将他的话撞了回去，“对了。东家，刚才我看到金师爷正在找你，怕是有些文书要你过目。你去看看吧。”

陶墨也巴不得抽身，但又怕失礼于人前，犹豫地看向旖雨。

旖雨识趣道：“公务要紧。”

陶墨走后，木春道：“我带二位去客房。”

“有劳。”

旖雨没想到此行目的竟收到意料之外的效果，心中暗喜，连带看木春也比之前顺眼起来，一路不停搭话。木春东一句西一句地回应着，直到客房。

旖雨见有人进进出出，不由一愣。

木春进屋道：“你们先去其他屋吧。”

那些人忙带着各种工具退出。

木春对呆若木鸡地看着屋顶上如三四人合抱大小的洞的旖雨和蓬香，道：“前几日遭劫，正在修补。不过这几日都不下雨，所以住人是绝对不成问题的，还请两位将就就将就。”

蓬香皱眉抱怨道：“这如何将就？”屋顶上的大洞都到了床边。

旖雨道：“不知陶大人的屋子……”

“也是如此。”木春摇头叹息道，“那贼人什么也不取，偏偏取了遮头之瓦，实在让人费解。”

蓬香悄悄地向旖雨使眼色。旖雨把心一横道：“客随主便，叨扰了。”

“不叨扰。”木春道，“两位既然满意，那我便不打扰了。两位自便。”

等他一走，蓬香就不满道：“那个什么师爷分明是故意的。”

旖雨道：“故意也好，无意也罢，总之我们是寄人篱下，有些事也不能过于计较了。”

蓬香道：“公子，你是否觉得陶少爷对你不像以前那样了？”

旖雨道：“任谁遭遇之前之事，都不可能全然不介怀。”

“那他还会帮我们吗？”

“这个，怕是到时也由不得他了。”旖雨说着，眼中闪过一丝精芒。

陶墨处理了一日的公务，金师爷陪了他一日，连午膳都是在书房中用的。

好不容易到了傍晚，陶墨原想去看看旖雨，算尽地主之谊，奈何他前脚刚出书房，郝果子后脚赶来说备好了马车，准备即刻去顾府。

话说人比人，高一等。郝果子看顾射原本是不大顺眼的，但是旖雨一出现，顾射何止高一等，简直立时拔高成了万仞山，让他毫不犹豫地靠了过去。

果然，陶墨一听去顾府，立时动摇了。

郝果子火上添油道：“顾公子不是还约了少爷下棋？去晚了不大好。反正旖雨……公子住在县衙，明日再来见也是一样的。不差这会儿工夫。”

陶墨被说得心动，便转了方向与郝果子一同上了马车。

话说旖雨从进屋那刻起便在等陶墨上门。

陶墨的性子，他早摸得一清二楚，知道他最是念旧，定然会上门问候。

只是这份笃定在用过晚膳之后动摇起来。他忍不住让蓬香出去打听。

蓬香很快回来，脸色却不大好看：“他出门去了。”

“出门？这个时辰？”旖雨顿时想起陶墨旧时习惯，目光一冷。

蓬香道：“不是，他去了顾府。说是在屋顶修好之前，都住那里了。”

“顾府的主人是谁？”

“顾射。”蓬香打听得十分仔细，“好像是当地有名的讼师之徒。”

旖雨稍稍放心，道：“这里是讼师之乡，陶墨应当是想拉近与讼师的关系。”

“那我们如今该怎么办？”

“先静观其变。”旖雨抬头看了眼夜空，道，“反正我们已经住了进来，已算是达成目的。”

蓬香嘀咕道：“可是这屋顶……”

“至少还有张床。”旖雨道，“比之前那阵子要好多了。”

经他一提，蓬香想起之间的经历，顿时不敢再多话。

旖雨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不过能让陶墨匆匆忙忙赶去顾府，看来顾府的主

人也不同凡响。”

蓬香道：“公子的意思是？”

旖雨别有深意一笑道：“找个时机，我们去拜访拜访。”

门外夜色浓重，掩盖着淅淅沥沥的小雨。

厅堂里顾射与陶墨对坐，全神贯注地看着中间的棋局。

依旧让五子和先手。但全局下得比昨天更慢。

顾小甲和郝果子开始还有耐心地围在旁边看棋，但随着一炷香两炷香过去，他们离棋盘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只剩下一下又一下清脆利落的落子声。

夜越来越深沉。雨水渐止。

顾射从容落下一子。

陶墨目光在密密麻麻的棋盘上一转，心满意足地投子认：“我输了。”

顾射手指指着棋盘右上角的一步棋道：“这里莽撞了。”

陶墨点头道：“偷鸡不成蚀把米。”

顾射没吱声。

陶墨忐忑道：“我用错词了？”

顾射道：“不算是。”

“不算是？”陶墨尴尬道，“那还是用错了？”

顾射道：“我只是不喜欢和鸡扯上关系。”

陶墨歉疚一笑道：“我以后不敢胡乱做比喻了。”

顾射看他一脸慌张的模样，松口道：“其实无妨。”

“嗯？”

顾射看看天色道：“夜深了，早些睡吧。”

顾小甲和郝果子似乎料准了时间，及时出现在堂中。郝果子手里还拿着一把伞。

“去留仙居？”顾射问道。

陶墨不明其意，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唯一明白的是顾小甲，他当即道：“我已经叫人收拾雅意阁了，明日一定能收拾出来。”

郝果子反应过来：“又要搬？”

顾小甲干笑道：“你们每天过来下棋，住得太远也不方便。”

郝果子嘀咕道：“搬来搬去真麻烦，一开始就住得近些不就好了。”

顾小甲死撑道：“我说了，你们来时雅意阁没收拾好。”

陶墨见两人争吵，忙道：“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”他后面这句话是冲顾射说的。

顾射微微颌首。

望着他清隽的面容，陶墨觉得心头暖洋洋的，即便走在猎猎寒风中，也毫无冷意。

顾射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之中才收回目光。

顾小甲忍不住道：“公子为何如此优待于他？”

“优待？”顾射挑眉。

顾小甲回答道：“公子对旁人从来不假以辞色，更莫说让他登堂入室住进顾府。陶墨此人虽然憨厚老实，但胸无点墨，不学无术，实在不像公子过去结交之人。”

顾射想了想，低喃道：“或许正因为他不像我过去结交之人吧。”

顾小甲看着他，隐隐觉得不对劲，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得暗暗提醒自己，以后多加注意这对主仆的行动。

话说顾射对陶墨的另眼相看不但顾小甲看在眼里，连从来后知后觉的陶墨也有所觉，乃至于一早醒来，神清气爽，连去县衙都神采奕奕。

郝果子不甘愿地嘟哝道：“少爷该不会又为着能看到旖雨而高兴吧？”

陶墨被他说得一愣，半晌才道：“啊，旖雨。”

郝果子见他表情渐渐沉凝下来，自然猜到他之前的情绪完全与旖雨无关，便笑道：“难道少爷是因为顾射？”

陶墨脸上微烧，却没有否认。

“顾射无论是品性才华，还是家世气度都比旖雨好得多。”郝果子嘴里蹦出一番与当初截然相反的说辞，“少爷以后还是与他多多来往才是。”

陶墨无奈摇头道：“好话坏话都被你道尽了。”

郝果子冷哼道：“怪只能怪这世上比旖雨更惹人讨厌的也没几个。”

陶墨道：“无论如何来者是客，你若看不惯他，便由他去，也不必为难他。”

“为难我我还嫌脏了我自己的眼！”郝果子毫不掩饰心头恶感。

“陶少爷。”蓬香的声音从外头响起。

郝果子突然高声道：“少爷，你说有些人稀奇不稀奇，明明是男的，偏要叫什么香什么香，闹得自己好像是什么千金小姐的贴身丫鬟似的。”

陶墨压低声音道：“你刚刚不是说不想脏了眼？”

正巧蓬香进门，郝果子捂着眼睛往外走：“我这是眼不见为净！”

陶墨歉疚地冲蓬香一笑道：“你莫要介意。”

蓬香：“……”他原本还想故作不知是在讽刺自己，被他如此一说，反倒不能装聋作哑下去，只能讪讪道：“我知他心里有恨。”

陶墨嘴巴张了张，又不知从何反驳起，只得幽幽一叹。

蓬香原想借他之口就坡下驴，但他不说，自己也不好强求，便一转话题道：“公子派我来问问陶少爷今日是否有空。若是有空，可否来他屋里坐坐。公子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小菜，想与陶少爷叙叙旧。”

这番话落入陶墨耳里，却是另一番感慨。

换作当初，他兴许会高兴，会感动，会欣喜如狂，到如今，时过境迁，

物是人非，他的心头一阵恍惚，却再也不见半点欢喜之情。

“陶少爷？”蓬香小声催促。

“好。”陶墨回神，微笑道，“待我处理完这些事便去。”

看他脸色，蓬香原本还担心他不答应，如今听他一口应承，心头一松，忙欢喜地向旖雨回禀。

蓬香走后，陶墨在原地站了会儿，看向坐在角落里，完全被人忽略的金师爷道：“师爷。”

金师爷从一大堆文书中抬头，面无表情道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更何况我只是一个师爷。莫问我。”

陶墨低声道：“我只是想请师爷将剩下的文书也看了。”

“……”金师爷怒气冲冲地将笔往砚台上一搁，道，“木春呢？他这个甩手掌柜当得可真清闲！”

陶墨道：“我今日还不曾见过他。”

金师爷道：“东家难道一点都不生气？”

“为何要生气？”

“他光领俸禄不干活。”当然，眼下所见，更生气的是领了俸禄又干活的金师爷。

果然，陶墨道：“他或许有急事。师爷若是不嫌……”

“嫌！我真嫌！”

“金师爷既然如此闲，如此清闲，那自然是闲者多劳。”木春含笑进屋。

金师爷冷哼道：“我再清闲也闲不过木师爷，一大早就不见踪影。”

“我是为东家修补屋顶去了。”木春道。

金师爷道：“修补屋顶这等小事也要劳动木师爷大驾？”

木春道：“木春经历尚浅，难以担当重任，只好从这些小事着手。衙门中的大事当然还是要倚重金师爷的。”

虽不知他这话有几分真诚，但当着陶墨的面听到对手如此称赞自己，心花自然朵朵开，金师爷淡淡道：“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这些事你迟早要沾手。”

木春见解决了金师爷，正要出门，就被陶墨叫住，道：“屋顶还没修好吗？”

木春向来闻弦音而知雅意，立刻道：“旖雨公子是贵客，我怎能慢待于他，自然给他好的。”与其他漏得更离谱的相比，旖雨那间的确算是较好。

陶墨哪里想到这么多，颌首道：“那就好。”

金师爷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东家一会儿不是要去他屋里吗？届时便知。”

木春目光一闪：“东家要去找旖雨公子？”

陶墨道：“他亲自下厨，说是要与我叙旧。”

“这便是东家的不是了。”木春一脸不赞同道，“他原来是客，如何能让他亲自下厨？理应东家在仙味楼做东才是。”

陶墨被他这么一说，也觉得自己失礼：“那我这就去同他说？”

“东家不如先去仙味楼订位，旖雨公子就由我来邀请便是。”木春见他磨蹭，又道，“听说最近仙味楼客似云来，万一去晚了……”

陶墨头也不回就走。

木春回头，就看到金师爷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

木春笑道：“金师爷一同去仙味楼坐坐？”

金师爷道：“坐坐便坐坐。”

仙味楼掌柜见县令亲自上门，自是殷勤招待，二话不说便奉上好包厢。

陶墨见包厢幽静雅致，十分欢喜，唯一遗憾的是宴请之人不是顾射。他想若是与顾射一同在这包厢之中边饮酒边下棋，定然是人生一大美事。这样想着，对宴请之事的熱情不由退了三分，万分期盼起今晚与顾射的对弈来。

掌柜察言观色，见他心不在焉，便主动推荐了几道仙味楼出名的菜肴。

陶墨一一答应。掌柜又问了客人的人数与上菜的时间。

陶墨都随口答了。只是他的回答却与事实相差甚大。

他原以为自己宴请旖雨，至多加一个蓬香，却不想真进门之时，旖雨、蓬香、木春、金师爷和郝果子竟然一个不缺。

陶墨呆道：“你们……”

木春道：“说起来，我来谈阳县这么久，只来过这仙味楼一次，还是我做东。”

金师爷道：“我倒是来过几次。不过是前几位东家请的。”

“你们且等等。”陶墨羞得满脸通红，忙起身唤来掌柜另加碗筷，又添了几道菜。

等他回来，金师爷和木春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得起兴。旖雨优雅地坐在一旁，他原本就生得漂亮，再由着身后那幅山水淡墨的映衬，更衬出瑰丽妖娆来。

似感觉到陶墨的目光，旖雨抬起头，冲他微微一笑。

陶墨被看得心下一慌，昔日的回忆涌上心头，顿时有些不自在。

“少爷，先坐下吧。”郝果子不满地瞪着旖雨一眼，一把拉着陶墨入座。

陶墨坐下后，正好对着木春。木春容貌绝不输旖雨，只是他长得温雅清秀，不如旖雨这般冶艳，望着他如望着秀丽山水，令人心旷神怡，陶墨心潮立刻平静下来。

木春道：“我们都是陪坐，今日旖雨公子才是主客。你与东家有何话但说无妨，不必顾虑我们。”他说着，倒真的不再看旖雨与陶墨，径自给金师爷斟茶，两人以茶代酒地干起来。

旖雨目光一转，隔着郝果子，对陶墨笑道：“原想下厨做几个拿手的小菜投桃报李，以谢收容之情，不想竟又让你破费了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本该我尽地主之谊才是。”陶墨干巴巴地拿起茶杯啜了一口。